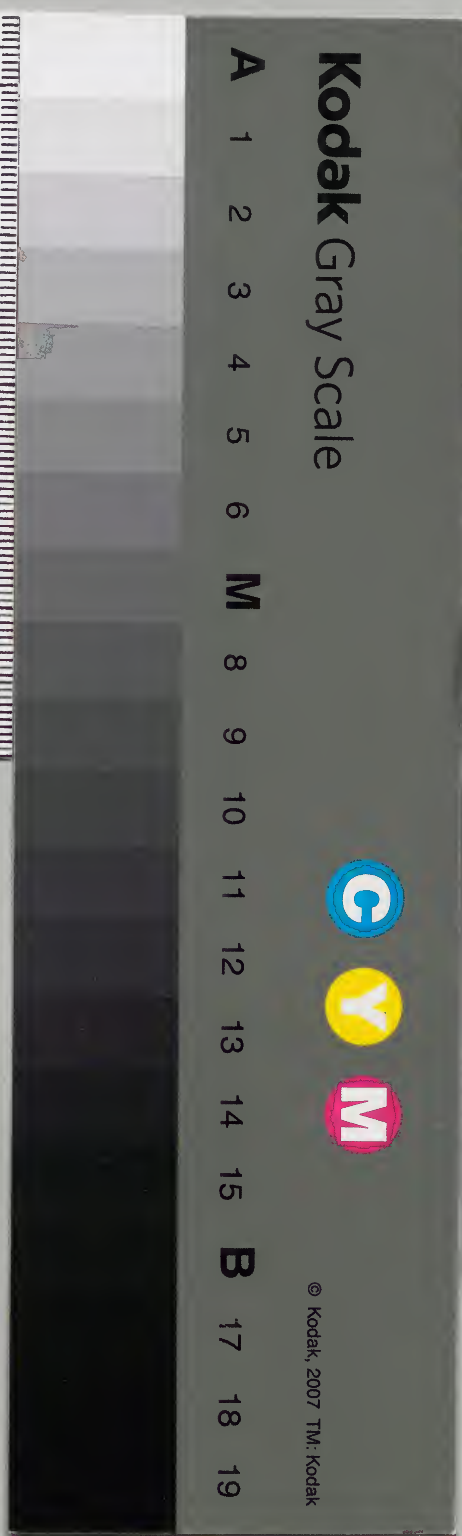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號函架冊
三五〇一
四三三

內閣文庫
漢書
類號冊架
三五〇一
四三三
函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01
冊數 43 (28)
函號 316 3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誠齋集卷第八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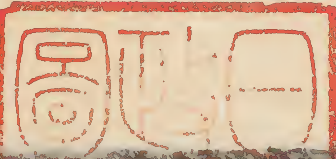
廬陵楊萬里廷秀

淺草文庫

心學論

聖徒論

子思論上



論曰道必有措乎之所而後學者得以用

其功邈然如天淵然如淵則學者安所措

其乎哉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夫不言所以處喜怒哀樂者而止言其喜

怒哀樂之未發者初無影之可捕而况求

其形故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流而入於
槁木死灰之學夫槁木死灰之學非洙泗
之學也西學也然則學者不入於此而入
於彼無乃子思不示人以措手之所而納
之於茫洋之地而然乎子思不然也子思
蓋有示人以措手之所者矣而章句之學
離之也離而不合此學者所以止求之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言而不知子思所以處
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妙則固在於言前也
且子思不去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又繼之曰君子戒不睹懼不
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敬其獨然
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
天下未有無用之道而君子亦不為不帶
之言也中也者固性之有也然性不可見
而中不可能使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而止
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止耳則
此言無乃鄰於不帶而此道無乃墮於無

用邪故子思之學不恃其性而恃其率不
恃其中而恃其致率也者循是而教焉者
也致也者力而求之者也性不可見而率
性者可見中不可能而致中者可能致則
率矣中則性矣是則子思之意也而學者
不之詳也象犀珠玉絕域之產也而人得
而用之者夫固有以致之也吾性之中不
如是之遠也不遠也而不適也則未有以
致之爾致犀象珠玉則犀象珠玉至致中
則中至然則何以致夫中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有以處之是也然則何以處夫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曰君子敬其獨是也蓋天下
之理莫隱於十目之所視而莫顯於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當其未發吾已知之非吾知
之也心知之也非心知之也天知之也天
且知之而曰不顯可乎曰不顯而不戒不
懼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內不既其養外
不既其閑未發而不養則其發必妄未發而
不閑則其發必肆妄與肆相遭喜與怒相
激哀與樂相戰將以致中是閑蠲蚘千百

於一室而求其靜也是以君子敬其獨也
敬心不以隱顯而去留則內有養外有閑
方其獨也若不勝其衆也方其未發也若
不勝其動也方其不睹不聞也若不勝其
耳目之屬也何也獨者衆之源也靜者動
之機也一息之頃心與天已知之矣知而
養養而閑則一妄起一察應一肆動一做
隨察與妄應則察至而妄者除做與肆隨
則做至而肆者伏妄者除而肆者伏當是
之時此心瑩然真而法矣未發而真發而

非真未發而法發而非法天下有是理乎
去妄去肆而一之於真與法而中在其間
矣人有病目者不求其本而急其末以為
所以病吾目者翳而已去翳則目宜必明
然去一翳生一翳則不知養肝之過也肝
得其養而目自明則夫翳者不去而去矣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自中也邪其有
以養其中也耶謹論

子思論中

論曰聖人之言愈大則愈微此非有所隱

也微之者顯之也言愈微故求之者愈力
求之者愈力故浚之者愈深求之力浚之
深而聖言之微者顯矣雖然後之君子有
能發聖言之微而置之顯天下之幸而君
子之不幸也三人同行而入海一人得珠
焉則三人者必擗夫一人者三人者亦何
仇於一人也珠也者擗之招也遊聖門而
先發聖人之微則前有愠後有忌愠與忌
並起而相競非君子之不幸歟且君子發
聖人之微非以為功也為道也或者不察

以為學聖人而不能發聖人之微則天下
將以我為無功於聖門邀功之心生則相
競之說起競則異異則朋異之中又有異
而朋之中又有朋則以強弱怪奇為勝負
爾非惟君子之不幸也亦聖道之不幸也
蓋自夫子有性習近遠之論而不明言性
之善惡至孟子則斷之以性善之說於是
荀揚韓三子者各出一說以與孟子競說
者以為夫子不立論以起爭而起三子之
爭者孟子喜於立論之過也嗟乎夫子非

不立論也夫子而不立論而特兩端則仁義禮樂於何而折衷故性習近遠之說是夫子之立論也立論而微者也孟子豈喜於立論者哉入夫子之海先得夫子之珠譬然見其性相近之旨悟其真而發其微不忍自秘而分於人此亦仁人君子用心之切者也而孟子何過焉三子之競豈孟子起之邪三子邀功之急者也三子邀功而孟子遂為過君子於此亦難於處也哉蓋將附三子則悖於聖人附孟子則三子

者不服然則何以處之昔者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齋於緩其二三子者不勝其忌也於是各為新奇而託之於其父以求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為不有以異於兄則不得以同於父天下未有以決也它曰其東隣之父得秦緩枕中之書而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有所說者必有所質也中庸之書夫子枕中之書也而子思得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

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歟性果惡邪則曰違性之謂道可也烏用率且性既惡則盡性之所至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又奚其參人性之有善惡善則惡不得以寄惡則善不得以居如冰之寒而濕火之燥而燥也今日善惡混吾將曰冰之性燥濕混而火之性寒燥混也可乎至於裂性而三之裂三而五之則亦不勝其勞矣蓋三子言性而未見性者也曷為言性而未見

性也不自盡其性也自東海而趨西海必至於西海而後盡也未至於西海而止也而曰西無海也之三子者是也吾性一盡而有人物參天地者在焉性為善邪惡邪三子者亦嘗進於此也乎三子者自有性而不盡也宜其言之不徹也質之中庸而後三子者心服矣三子非服孟子也服孔子也三子服而後孟子之說信孟子之說信而後孔子之意明孔子之意明而後性善之論定性善之論定而後天下之為善

者衆則子思之功豈不大哉子思不邀功
者也不邀功而大有功者謹論

子思論下

論曰學者病乎無見亦病乎有見學而無
見學之俗也學而有見學之妙也俗則病
矣妙矣而亦曰病可乎妙亦病也妙而不
反斯病矣人惟無見也人而有見則遂於
見而不反蓋世有病於能俯而不能仰者
終身不知有天也一日而其病愈仰而見
天之高自以爲未始見也而喜焉喜而不

足則終日觀天而不復視地焉坐亦觀天
行亦觀天不知逢荆棘蹈溪壑也躓而傷
焉豈天使之躓而傷哉傷生於喜喜生於
見見生於不見故也學者其初患於無見
也而盡銳以求於一見見矣其患反甚於
不見何也不見則羨既見則喜自夫人之
喜心一生也而道始遠矣非喜心之害道
也喜其高則必厭其下喜其遠則必棄其
邇喜其大則必厭其細不知夫道也者下
不二於高邇不二於遠而細不二於大也

而二之是故崇先覺卑後學務遐想蔑近
思以君臣父子之日用為淺易以仁義禮
樂之名教為粗迹於是探混茫以為深極
孤絕以為高而不知入於空虛無有之地
舉空虛無有之學以治身濟世此猶取夢
中之飲食以濟飢渴也不已踈乎古之君
子蓋有窮百家究六合極師支博論辨而
無得也非無得也有得而無用也有得而
無用則是吾見之為病也從其見而反焉
則有得矣見不損於今亦不加於今見不

異於昔亦不同於昔至此則向之所謂百
家六合師友論辨此非也而皆是也百家
一人六合一室師友一戶論辨一口孰為
高孰為下孰為遠孰為邇孰為大孰為細
邪道之歸有在矣中庸曰道之不行也道
之不明也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也夫愚
不肖之不及固離於道矣而賢知之過之
乃中庸之所甚憂而道之不行與不明乃
賢智者之罪此無它見而不反之病也又
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信夫學之功至於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信此真有用之學也求其所以然者則本於不以其廢學不以其大忽微不以其高棄中不以其新忘故不以其質去文嗟乎學至於此其斯以為子思中庸之學也歟好遊者以為九州之內四海之外其山川人物非復其鄉里所有之山川人物也竭其家以為糧以求博觀於天下三年而貧也而倦也悔而歸則其

鄉里之山川人物即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而後釋然悟翻然喜學者之學而有見見而不反蓋游而未悔者也安得游而悔者與之共學子思之中庸也邪謹論

孟子論上

論曰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不可聞則學者烏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蓋體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猶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言有所不

能言也非惟彼心之言不能言於吾也吾
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
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
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
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吞於
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就使
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
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而彼以其聽聽酒
而言與聽卒非酒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
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將是韓子則夫

子之言有不然者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
禮爲仁於博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則夫
子之言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
覺何與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然則仁不
可言則二子之論烏乎歸曰吾將歸乎夫
子然則夫子之論自不一也烏乎而得歸
於夫子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
得夫子之潛者也韓子者得夫子之彰者
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
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嗟乎孟子之言仁蓋至於此妙乎然則曷
謂惻隱曰是不可謂也孟子之言及於惻
隱蓋假惻隱以明仁而惻隱非仁也今於
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
明而仁愈晦矣雖然誠言之隱也者若有
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閔也痛則覺覺則
憫憫則愛人之手足不知痛痒者則謂之
不仁蓋方其不知痛痒也搔之而不醒扶
之而不恤彼其心非不愛四躰也無痛痒

之可覺也至於無疾之人誤而拔一髮則
百骸爲之震何也覺其痛也覺一髮之痛
則愛心生不覺四躰之痛則愛心息孟子
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不覺
於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
覺於人而不覺於身者也曰指不若人則
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於身而
不覺於心者也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
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
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

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於不憫不憫始於不覺不覺始於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為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為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憫憫則為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也何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雖然孟子則善言仁矣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學者誦孟子之言曰吾知惻隱之為仁也市門之儈終日導千金之賈而鬻金

於市歸其家無一錢之藏則外而不內也孟子之言仁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學者蓋亦求其所以充之也哉謹論

孟子論中

論曰學不至於聖則不至於定孟子曰天下定于一豈惟天下求定哉惟學亦然學而不至於定則難於守而易於奪得而不能守守而不能不奪自非聖人誰不然者

求定者必至於聖而後可也雖然至於聖而得其定矣有以定其聖無以運其聖則是鑄金以為天地之儀其氣之至其地之震無不應者天地則非不天地也而不能生萬物則其為天地者特未爾學至於聖者天地也至其聖而不能運其聖者不能生萬物者也是故運天地者非天地者也運其聖者非其聖者也蓋天地以氣運而聖人以智運智非仁義禮智之智也智者神之用也以其神運其聖而後參天地澤

萬世之功可得而疑矣神泯則無所運其聖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金聲者始條理玉振之者終條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學者於此每難言之而說者有曰聖人猶力賢者猶巧有曰巧或有不能力無不至是不以巧為悅者也不知夫孟子之意正以巧為悅也孟子不云乎猶射於百步之外

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射者悅於
至乎悅於中乎射而不悅於中則天下皆
后羿矣天下不皆后羿是以中為悅者也
蓋有至而不中者矣未有中而不至者也
是故至者中之所兼也中者非至之所兼
也故曰其中非爾力也中非力則至非巧
矣然則力者尚乎非力者尚乎聖之尚乎
智猶射之尚乎巧也孟子之所謂智即吾
之所謂神所以運夫聖者也至於聖而不
能運則三子者是也聖而運運而聖則夫

子是也三子者惟其聖而未智是故任者
不能清清者不能和和者不能清與任夫
子之聖非能離於清任和也而能離於清
任和也不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聖離
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智雖然以智為加
乎聖則曷為曰始條理曰始終云者非序
也用也苟鄉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始
言戶終言室也此序也非用也孟子曰始
終云者用也非序也始言施終言收也有
投乎吾前者無以施則不集無以收則不

正謝而不集釋先以之集而不正申商以
之智以施之聖以收之動則集集則正子
轉萬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此夫
子之神而孟子獨見之也壺丘子與列禦
寇射壺丘子登高山履危石足二分垂在
外而下臨百仞之淵揖列子而進之列子
汗流而不敢進嗟乎壺丘子能怖列子爾
使遇孟子豈不敗哉壺丘子能垂足於危
石者二分而已加乎此者壺丘子能之乎
孟子則能之者也夫三子之見道者至乎聖

極矣出乎聖之表而進乎智之事者孟子
也壺丘子而遇孟子吾恐壺丘子之汗流
也嗟乎壺丘子之遇孟子也謹論

孟子論下

論曰君子能輕富貴歟君子非能輕富貴
也能出乎富貴也未有以出乎富貴而曰
我能輕富貴將以輕之適以重之夫惟出
乎富貴者然後不爲富貴之所誘何則此
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
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爲得也豈

山而下視之此與蟻蚓之爭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然則其孰爲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登夫禮義之山以下視聲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夫旣破之則無所用之天下之所爲汲汲於富貴者夫固有以用之用之故求之無所用之則安以求爲哉貴極人爵而富以萬鍾反視吾身而無關

焉而有忤焉無關則何所加有忤則有所病得富貴也未有所加而先以自病則富貴者真何用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孟子之所以出乎富貴而立其表也且義之必取則生猶必舍也而不能舍富貴也耶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此孟子破富貴之鉅力也歟蓋尊食豆羹之非禮而乞人辭焉萬鍾之非禮義而士君子受焉乞人之辭辭有用者也士君子之受受無用者也何則尊食豆羹矣之不受則乞人者飢而死矣萬鍾之不受士君子之身無乃未至於死邪身未至於死則曷為受之曰為宮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知識之求也且夫疏食曲肱聖人樂

之啜菽飲水聖人以為孝也顏路請車聖人不與也聖人之自奉與奉親與交際夫固不以外為悅也今夫非自奉非奉親而特為宮室妻妾知識之奉而安於受不義之富貴此為誰計邪乞人能不受其身之死以不離於義士君子不能不受奉人之具以不離於不義可怪也乎且身無一毫之加而有丘山之損妻妾知識享萬鍾之奉而吾身不遑乎萬世之誅豈必明者而後見哉故孟子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

妻妾知識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乞
人之心心心也士君子之心心心也曰士君子
之心無乞人之心可乎有之也而失之也
故曰失其本心士君子之膏肓孟子其痛
箴之矣嗟乎欲天下之不爲者不可使天
下之不爲也必窮其爲之由而折之孟
子不使天下之不受不義之富貴而深折
其所以有用於富貴者使天下曉然見其
有用之無用也禮義之未亡聖學之不絕
誰之力哉謹論

韓子論上

論曰韓子原道之書孟子以還一韓子而
已大哉韓子乎雖然其猶有不合於聖人
者歟若曰道與德爲虛位之類是也曰此
乃韓子之所以合於聖人者也聖人之道
非以虛爲道德非虛而曰虛位者道德之
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天下之物
惟其位之實是以莫得而入也其位不實
則虛與實皆得入而居之夫惟有以實其
位之虛則其位不可入矣韓子之言所以

實其虛也且夫道德也者果何物也謂之無也何以不無其名謂之有也何以不有其形惟其有名聖人之所以實之以用世也惟其無形異端之所以入之以欺世也昔者生民之初蓋有所甚不安也生不養死不葬居焉而無別羣焉而無聽爭焉而無決也聖人者倫以經之具以維之仁以親之義以愧之經之故立維之故不散親之故不相棄媿之故相憚由乎此者謂之道體乎此者謂之德根乎心而形乎事進

則賢至則聖孰則神皆不外焉者也聖人者以為是足以安天下澤萬世而無憂矣孰知夫聖人之力有所不及而遂遺聖人之憂蓋天下之未安則惟安之求而不暇乎其他天下既安而後心生焉於是道德之名果能亡道德之實也天下翫其實而疑其名也自天下之翫也而道德之位始虛自天下之疑也而異端之道德始入蓋聖人之道德既行而天下大安天下既安而不知其所以安者乃聖人之道德也不

知故翫舉君臣父子日用飲食之事彼皆翫以爲常而不足異也而聞聖人有所謂道德云者樂其名而求之不知其所以常者即其所以求也不知故疑彼以爲道德云者必有所甚異而世皆未之見也於是舍日用而求新奇而異端斯入之矣何則有虛之可乘也人有居鉅室享膏粱者久而厭之以爲是不足居不足享也而聞山林之姦人有異說者以爲天之可以飛而昇風露之可以食而壽也則舍其室而從焉

其室既虛則姦人者何憚而不乘以入之哉道德者天下之鉅室也非如曠野之空虛也而其位則虛久矣而天下之人去其室以求其室其位得而不虛邪異端乘之韓子塞之異端入之韓子出之韓子曰仁與義爲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與義言之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云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匹夫細民見其鄰之徙而去也則私其土田而耕之它

日其鄰者歸焉則為匹夫細民者將遜
而去乎猶將私之也老子以空虛為道
德此私吾聖人之由者也韓子出而仁
義還則聖人之田宜誰歸故曰韓子之
言所以實其虛者也謹論

韓子論下

論曰君子之去異端非異端不去之可憂
而異端既去之足慮異端之不去蓋有能
去之者矣去之矣其患有大於未去之時
何則有以去之無以處之也如去盜焉方

盜之作也紛紜震擾若無以支持之為者
於是深計以圖之盡力以角之圖之而中
角之而勝其遂無盜矣乎曰未也盜之未
敗而降也有不可以不受者矣及其敗也
有不可以盡殺者矣不受其降而不寬其
殺不可也受其降而寬其殺不可也蓋聚
姦究之民而驟散之散之而無以處之則
其復為盜也又有甚焉者矣天下之入於
佛老豈皆好其清淨寂滅之道者哉有好
焉者有畏焉者有利焉者士之為高者則

訓
妄意以為此可以悟性命而超死生也則
之焉此好之者也士民之倖於福田利益
之誘而慄於死生報應之誑者則亦之焉
此畏之者也愚夫細民之惰者無能者廢
疾者鰥寡孤獨者進而窺二氏則見其不
業而食不飭而居反而顧其身則茫乎無
依於是亦之焉此利焉者也韓子也固憂
夫好焉者之不可奪畏焉者之不可祛也
而利焉者之無以處尤韓子之所大憂何
也好焉者可以理遷舉先王之道而力明

之以竇夫位之虛閑其入而開其歸韓子
則有原道之書畏焉者可以事曉善而祥
不善而殃此天下同見之事也烏有福田
利益之妄且則夕生則死此天下不足怪
之事也烏有死生之怖韓子則有與孟簡
氏之書弔武侍御民之書使韓子之言行
則奪以祛何難若夫民之利焉者一旦驅
而散之其徒之為萬者下不知其幾也散
而無以處也歸而無以生也廢疾者坐而死
鰥寡孤獨者坐而死惰者無能者肯坐而

死哉坐而死者奚罪焉君子何忍置之於此也其不肯坐而死者不去而為盜決而為大亂者無之去異端所以仁也而無罪者得死所以為治也而反得亂則是不如不去之安也是故韓子既思所以去又思所以處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
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所以處也文王之治岐也必先天下民之窮而無告者此非惟既其仁也亦防其民之利於為異也三代之時

異端之不興豈特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爾韓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然則韓子曷為言之而不行曰韓子能行而不得行者也蓋有得行而不行者矣將能行而不得行者罪邪得行而不行者罪邪謹論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四羅

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八十六終

臣聞言非尚於奇尚於用也事非難於料難於處也奇而無用能料事而不能處此豈非士大夫進言謀國者之大患歟昔之人蓋有長於談兵而敗於兵工於說難而死於說言非不奇也踈於用也蓋有知七國之必反而無以制其反能三策匈奴而

誠齋集卷第八十七

廬陵揚言五里廷秀

子慮策

君道上

臣聞言非尚於奇尚於用也事非難於料難於處也奇而無用能料事而不能處此豈非士大夫進言謀國者之大患歟昔之人蓋有長於談兵而敗於兵工於說難而死於說言非不奇也踈於用也蓋有知七國之必反而無以制其反能三策匈奴而

不能一策昆陽之敗料事非不明也暗於
處也今天下之士乘聖天子求言急治
予載一時之秋而爭言天下之利病夫豈
無一言之切於用而一事之善於處也故
而未聞朝廷行某人之言而興某利也
又行某人之言而除某害也夫言而無用
者言之虛聽而不用者言之棄臣不知言
之不行者其言而無用歟其聽而不用歟
其言之虛歟其言之棄歟言之虛者其責
在下言之棄者其責將歸天下皆曰

聖天子之求言者以為始初清明之美觀
耳其然與否臣不得而知也臣所知者臣
將治臣之言以塞臣之責臣過不量其愚
而夙夜以思當世之故予慮一得慨然欲
吐者有三十策焉願有獻也非敢謂有用
也亦不可謂無用也惟朝廷財擇臣聞
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人臣之
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
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
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

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踈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產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博奕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其子金之資人孰不視

之爲外府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枝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

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
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
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
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
而國不免於亡夫興隋者文帝也亡隋者
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
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
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
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
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有不敗乎蓋二

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
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為逸欲樂成之
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廢於伶人二
君自以為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
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
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
者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
尔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
學之緝兢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邇聲色如
湯不盤干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

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爲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做于危而做于安今日邊事小息矣憂顧小紓矣外息而內紓此治亂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豈無以新聲麗色而盪上之心者豈無以伎巧玩好而蕩上之心者豈無以弋獵遊幸宮室臺榭而迎上之心者道塗相傳萬幾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高漸離之筑耶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

成康孰先孰後也孰朴勤儉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日不獵猛獸而獵田蔬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爲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脩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備也愛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毬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收召天下耆儒正學之臣與之探討古今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唐所以興亡之原而擇其中以之正

心脩身日就月將。聖德進矣。則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於聖心。而周流於天地。敵國雖強。其強易弱也。

君道中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富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

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其折則

無裕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身而不為。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

舉君臣之間其立也賢而其謀也老夫是
必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
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
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
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
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
欲有爲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
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

丁曰未

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
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
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爲
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二臣者舉其君踊
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鬱抑憤悶之地使
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
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
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
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
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

訓齋集卷
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卒然不勝其憤
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
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
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
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
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
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
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晚年之
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
者卒然不勝其憤銳於仕訓注而一決一

決而生耳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
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誣辱則耳其
誣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
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官
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
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
何遽至於飲恨以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
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
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
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

天之心尅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
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
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輶
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
和此其病安在哉蓋非今日之和者符離
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
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
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
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
取中原也抑嘗孰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

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
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
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
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
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為之
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
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
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
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猶能成乎外耶今
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

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
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
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
已日一墻之類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
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
同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
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
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蓋昭烈以
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
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

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
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
也而其見亮目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
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
猶未已嗟夫昭烈者

表敗屢

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
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午而成鼎峙之業
其以此哉余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
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
圖恢復一祖宗之業而澡靖康之恥進

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
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故臣願
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
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君道下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
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
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
上其力為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
否則亂而亡其勢為至危然以孤之力

心志

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
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強不
抗故危者安孤轉為強而危反為安則神
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
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
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脫而去
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為神孰為
威聞之日表無當於裏而裏非表則不存
右無當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睽
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

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
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押則龍虎
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筮矣
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
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與上
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
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
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
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
否此豈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

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
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是柄在已而不去
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
測其也未測其明則下必有以嘗之否
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
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
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
是者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
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
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押

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
吾之明一發焉則割然出於其所嘗之外
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
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
焉一人之明必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
以爲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也以一人
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
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
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爲公不罰
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

詢而不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不陰求則
姦不召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
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
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爲察故日月明
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
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故明者
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
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己爲矜而以明
出於人爲媿疑者以親暱爲可信而以公卿
大臣爲可防以明出於人爲媿則舉朝不敢

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
爲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爲非不爲也爲而莫
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
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
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
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
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
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
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
於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

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
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
是三人者天子以爲親暱而可信也不知
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爲陰可以助已
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已之明以盜
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
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
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
以嬖御士嬖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
陽所以言於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

魏證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翬絳隱
祿產危漢朱异亡蕭奈之何漢唐數主之
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
之柄豈容有漢唐李世之事雖然漢成帝
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
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非不
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
以古而察於今蓋當石顯王鳳裴延齡王
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
其意者矣姦邪小人與夫戚里佞倖蓋有

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
蓋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
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亡所
自出者也階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讀
之至此以為是耶非耶蓋於燕閒之餘思
漢唐君幸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
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
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所
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枉而親
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經筵臺諫館閣

之臣孰非 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
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
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詰之欺焉則以
罪之不一從不衆違則堯舜之聖一武而
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踈千萬人而獨信
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虺必蛇履霜必冰
臣不勝忠憤

國勢上

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
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

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為能成
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
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
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
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
滅有三四十一世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
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
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弱者
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
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

長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寃之而無其
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
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強有
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哉故夫善養
身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
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
舜禹湯文武之為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
為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
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敗人也臣竊
觀天眷我三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來之

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為國家喻也
臣蓋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
方逆虜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
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
京之立方逆虜為維揚之役彼謂深夕窮
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隅子里我
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亮為江上之役彼
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子艘一炬虜
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
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搖而愈

不拔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某所未有備某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爲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幕散舟師徹邊防息憂顧以享安逸無爲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

當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爲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爲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讎而後有盡盜吾子金之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升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棄也則陽謂我日吾與若爲好也所謂子金之主入者將遂毀藩牆投挺升晏然盤樂飲酒而不爲之虜乎抑將外姑與之好而陰益爲之備也嗟乎子金之子能不忘於盜而爲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

復有大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
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
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
大略有四一日謀二日備三日應四日墮
何謂謀書不車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蹙
頰相顧以敵讎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
為大恥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
實為大懼收召豪傑選馬勵兵深謀密計
期於必取所謂卧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
鳴者太祖皇帝所以成一統之業也何

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
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
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修政
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
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
可犯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
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萬全
矣絲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為
謀人而不能舉欲為備人而不能勞政事
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某舊其國不至

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媮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日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

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 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饒而始學稼渴而始浚井得為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為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

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
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
也臣願朝廷深為之備以待不測之警
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歷陳之

國勢中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一分裂之際者有
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
兩存無兩亡非有此無南則有南無此爾
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
盡地以相伺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

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
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
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
而未求所定安立則亦可謂

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
也為而不果也果則為為則能矣昔司馬
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
且不能平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
劉宋之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
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且不能平宋也

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興高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為國乎嗟乎以高光為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以危國為安國也然

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峻譙廬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宮此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揚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此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為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也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

楚竒材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為
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以惴焉不
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子金
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日非
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
也使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羣議卓
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為
之有餘也而况數百年之業故獨患乎因
循頽墮忘其戎之所可惜而徹其敵之所
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

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
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
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
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
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
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
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
君臣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下足惜也不知
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
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

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爲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日吾將拒之戶是得爲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威定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爲之

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而擊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爲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創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很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僅復如前日置淮於度外則天下

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崖深
林入者凜然而又羆游乎其前豹伏乎其
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
虎立於途人孰不操刀以制之哉臧質壁
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
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
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
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
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
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

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
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
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
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虜之貪如
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
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
淮之要害之地虜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
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
之重兵至於其它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
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

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此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

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竒曰魏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號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况分之哉且吾之有淮

以爲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爲
空曠耶彼將居而耕 而伺則吾
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
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
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爲而敵
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
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
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
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
而極言至此

國勢下

臣聞有爲者必爲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
不利其利是謂全夫爲國者何嚮非福何
擇非利而日不福其福不利其利何也非
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福中之福也非不利
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
福者貴其福而無禍員乎利者貴其利而
無害日福焉而禍之所寄日利焉而害之
所藏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
日有爲者必爲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

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領而
籠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明珠可得也其
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之
智也殊不知身與珠孰重陸與淵孰安指
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為也况身可指而珠
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日中原吾之舊
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
矣而為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
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
今者後之鑑也盍觀之東晉乎蓋嘗有幽

并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并亦亡又嘗有
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
死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
并河南已亡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
也盍觀之劉宋乎蓋嘗得關中矣至高祖
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此矣至明帝此討
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
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
而關中淮北已失矣蓋其得者名也其失
者實也聞之日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何則

功視時為成毀時視天為盈虛天之所至
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
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
遭則必百敗之漢高帝取百勝之項羽天
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孰視孱弱之
曹丕靖康之初金虜之北歸也河北掌為
吾有矣紹興之間金虜割地見還也河南
長安掌為吾有矣逆亮之寇也海泗唐鄧
又掌為吾有矣隆興之舉也符離又掌為
吾有矣有則有矣而卒不有焉何也時也

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為今之
懲今之事亦足以為後之規矣是故為今
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
故日和不如戰戰則殆守則全故曰戰不
如守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
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
欲邀功名非為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
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
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
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於一舉嗟乎吳其以

雍爲懦而蜀其謂維爲壯矣雖然未見其
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
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
雍費禕之言猶信噫宋德當天卜世萬億
虜罪替天亡不及父不得智者而後喻也
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况國
乎天之於我國家蓋必有時矣可以俟不
可以躁蓋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二日去
日來所能者二日待日棄臣願朝廷盡人
事以周其待待其來而決其棄不以小利

而輕誠吾之大技不以小鈍而中怠吾之
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
燕掌欲圖符堅慕容農日取果於未熟與
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姜惡相去遠矣
金虜之強不過符堅其君臣萬萬不及堅
朝廷盍少待哉

治原上

臣聞爲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
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
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

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鬪之日常不加少戰鬪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冑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

日之暇然則扣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爲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間暇及是時盤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爲眞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

不恥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
惟不恥故有以復其所大恥惟不愛故有
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恥之大也社稷
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恥無所
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待
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
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
數得以者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
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
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

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
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此齊與周不兩立
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
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十年至有
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日小
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
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
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為至
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
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

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強寇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候不警。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矣。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

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法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齋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略。何

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爲掾既見首問
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
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耶夫無暇
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
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日無暇臣不知
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
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
則有畔今欲治而荒無畔岸臣欲不懼得半
治原中

舉而莫之隨舉而莫之隨則上之人自舉
而自廢一政之出一令之行十人聽而一
人不聽宜未害政令之流行也而政令人
不行未始不自一人不聽始夫何故十人
聽而一人不聽則十人者必觀夫一人者觀
之者試之也試淵以綆試刃以堅而試十
以二者不聽而上不問則十者之聽亦將反
而爲不聽古之聖人必有以杜天下之觀以
弭天下之試以齋夫天下之聽夫天下且相
與觀而莫之見試而莫之測則天下之聽

安得而不齋天下之聽齋則吾欲前而前
欲却而却欲左而左欲右而右惟吾之爲
無不隨者當此之時天子患不舉爾舉而
大有爲焉夫誰我禦 今天子非無神聖
英武之資非無開中興起太平之志然五
年之間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求強而
得弱求治而不得治此其病安在哉公卿
大臣後國而先家先身而後君莫肯橫身
以當天下之大難搢紳士大夫甲可乙否
各求其說之勝而上之人不知所定三軍

之士天下之民玩習於偷惰雖作之而不
起令之而不從是故天子有其資而無其
扶有其志而無其應一舉而天下不隨則
自罷而已矣此豈非中天下之觀隨天下
之試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齋故歟然則何
以致天下之齋將有以齋天下必有以聳
天下將有以聳天下必有以變天下小變
則小聳大變則大聳小聳則小齋大聳則
大齋方歲之新乾坤之晏溫動植之寧止
豈不可樂哉而一坐笑談未竟之間或失

色於迅雷之驟驚慢者肅伏者興勾者達
天地造化之政令發於頃刻而遍於四海
莫敢或玩而違之者變而從耳聳而齊也玩
而不變堯舜禹湯文武不能以為治湯繼
夏則變夏夏之政禹之遺也武繼商則變
商商之政湯之遺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
復三代則不可而湯也不復禹而變禹武
也不復湯而變湯是二聖人者豈捨彼之
成從我之矜者耶變之者復之也湯變夏
之政而湯之治復半禹武變商之政而武

之治復半湯非復而何期於治不期於政
要其是不卹其異故湯武一變而天下聳
然而更新 陛下蓋繼 光堯者也繼
光堯而變 光堯可乎非變 光堯也自
變其變也且 光堯曷嘗不變異時治極
而弊亦極紹興之初一變而純用元祐之
政以作天下之偷故風采凜然至今使人
興起其後權臣柄朝恭已既久一旦赫然
黜姦黨收威令以還 朝廷之尊故破強敵
授 聖子出於一日之獨斷而天下不知

其所自來。陛下即位五年而未大治則
光堯之所以變之方獨得而緩也。故變
必有要要必有先。今之變其孰為要孰為
先。聞之曰法不必行不如無法人不任責
不如無人。今天下之大患不在於法之不
備而在於法之太詳不在於賢人君子之
不衆而在於人才之太多。何者法備而不
必行人多而不任責故也。然則今日之事
欲一舉而變之盍亦刊其法之繁以必天
下之從一其人之責以開天下之遁而後

天下可為也。昔者唐虞象刑而夏后肉辟
三千漢高祖約法三章而武帝增至三百
五十九夫以法之繁簡而較其功夏之治
宜過乎虞而高祖之治宜不及乎武帝而
乃不然則法果在於備乎。晉范文子有功
而歸則曰卻克之教也。臣何力之有。至庾
亮敗於張曜而商鞅言於陶侃曰將軍為
此非鞅所裁。周公曰惟王有成績而梁武
侯景之禍蓋生於朱异也。异不職其咎而
使武帝歸之時運夫古之君子歸功於主

將而後之君子歸過於主將古之君子歸
功於其君而後之君子不任其過而使其
君自任其過人之不肯任其責也如此今也
兼歷代之憲承列聖之制法不可謂不
備法備而不治則非不備之罪也備而不
必行之罪也科舉仕子之所取軍功之所
奏勳以予計才不可謂不多文多而不治
則非不多之罪也多而不任責之罪也臣
何以知法備而不必行法之說日茗之私
粥鬲者其罪流民之不飲酒不茹葷而習妖

教者其罪死夫罪至於流與死不爲不重
矣而粥鬲私茗不肉食者不止也何也有重
法無重刑有重刑無重罪也非無重罪也不
勝其重也非不勝其重也不勝其衆也衆則
難於重重則難於必且夫以銖兩之茗易錐
刀之利則執而流之至於小民以貧不能
自存則絕肉味以求一糲之飽則又執而
殺之以情而言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
必不忍之心生則必不行之法見民見其
法而不見其心則日上之法皆然也法者

驅天下之具也其具廢則其驅弛有急而
求其從其誰從之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
責人之情固有所欣有所憚宅清顯而享
豐腴此其欣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憚
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以招天下豈以
苟悅天下之私故捐之以所欣蓋將屬之
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
以邀其所欣既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憚無
事之時服章焜煌步武虛徐天子出而臨
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未足

喻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郎曹者
曰吾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
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
發倖以進名曰捷徑挾諂曲以進名曰稱
旨植黨以進則名曰客聚歛以進則名曰
文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
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某人而
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某人而委
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
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何

怯也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
悟也且豈有身為上宰而天子使之將
兵以禦敵則以親病辭者天下有緩急而
宰相尚不可使則它人安得而使之使之
則曰彼實為宰相予焉能戰臣愚欲深詔
有司刪法令之細而不急者大而不可行
者重複而可以弄者如太祖皇帝時法
度簡而要明而信設者必用存者必行不
與天下為戲度幾天下之可驅天下雖無
事也不測而擇一事大而且難者詢之衆

而遣一所厚之大吏為之避而不為則誅
如唐太宗之斬盧祖尚為而敗事則誅如
舜之殛鯀則天下之怯可以一變而為勇
夫天下之人可驅而天下之怯皆勇則國
可強而敵可取開中興起太平臣心了然
見其易易爾

治原下

臣聞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
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
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爾人

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
夫固有以召也且天子之令天下也豈不
欲行其政而易為自慢其令自慢其令者
生於出之不審而壞於發之不一不審故
可快而不可行有言而不自實始乎喜卒
乎怨不一故發而悔悔而更今日而發者
至明日而更者至將從其發者乎從其更
者乎不審者欺天下者也不一者惑天下
者也令至於欺而欲民之信令至於惑而
欲民之不疑是畫宮以與人而曰能館指

子蹊萬逕以導人而責其皆詣也而可乎
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於京師而象魏所
揭木鐸所振誥命所被衆至於六服羣辟
外至於九夷八蠻極至於海隅出日奔走
俯伏以聽王命至於其衰則大戎所攻鄭
伯所射子帶子朝之所逼而四方諸侯閉
戶高枕而莫之救召之而不至喻之而不
聞賞之而不恩誥之而不威此二者何為
其然也蓋掌求之成王以翦桐興而幽王
以舉烽亡如此而已矣翦桐戲也舉烽亦

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且不以幼而恕不以戲而誑則天子豈有一言之欺天下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警言急之耳目也無警言而舉之召諸侯而誤之後能終無警言乎後而有警言有警言而非誤則孰不以有警言為無警言非誤為真誤歟一令之不信乃至於殺其君以敗其國不信之禍一至此哉臣嘗讀易至於渙而得其說其象辭曰風行水上渙其大辭曰渙汗其大號夫號令一也既取於

風之行水又取於汗何也今夫風與水相遭也為卷為舒為急為徐為織文為立雲為湧山細則激激滌滌焉大則洶洶轉轉焉不制於水而制於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成周之盛非風也歟若夫人之身汗則安不汗則疾既汗而復入者疾入而出者猶有瘳也入而不出則不可為矣幽王之病非汗之出而入而不出者歟然則令之必行欲如水上之風而令之不行則如復入之汗聖人之作易前之說以為天

下之師後之說以爲天下之資也臣竊觀今日之號令何其異於作易者前之說所云者耶糴於民而用夫所謂交子者此亦一利也然臣不知止以利害歟抑以利民歟止以利害則恐非朝廷之所忍爲也利民則臣未見其利也何也官用之於民民亦用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糴則用之於民至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則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焉用之朝廷蓋有命許民以此輸之官矣名許之實

拒之若用之實廢之則其令無乃誑耶至於恩沛有所謂民之四親俱存者蠲其征役有司至今持而不行日諸郡未有例也且夫令之出也其可行與否抑掌審之乎不審而出令令出而不行天下無緩急也有緩急而天子下一令天下又將日不久必寢不寢必更豈不殆哉朝廷該思之人才上

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疎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

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變徹藩壻，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為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歛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

膠擾而卒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羣才，制科以待異才，待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掌謂今欲求制科奇傑

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日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瘦辭以為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故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奧僻怪竒之故事不過於

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鱖鱓之笱以羅橫江之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

諸侯惡周籍之害已而去之孟子已不能
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
則孟子亦安能中
也故夫

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能
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
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
也今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
其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
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竒傑之士夫惟
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

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啗啗
者為哉張華能對子門萬戶之問而不能
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癡小之
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
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
士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
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奧僻之
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諛上
及乘輿而不誅歷誡在廷而不怒使天子
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興亡

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它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日吾欲其能撮蚤而捫虱。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瘦辭隱帙者。豈日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瘦辭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披策謀而不能。乎文辭。有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

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間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名。輟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占文者略放宏詞之體。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略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負。而不羈之士。不至於橫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臣不信也。

人才中

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皆人主之所向而向人主之所皆人主當宁太息悵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忌則得姦求才則不才有至夫姦邪不才之人蓋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如此其不可曉也是豈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

洩之旨而密旨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洩以得其密是故皆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為羞禮也蛙蛤以為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為嗜為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者飾也其所不命者真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

言身集卷一
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日吾
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
天下並進而掌之忠與姦兩至而才與不
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及當此
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
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木曹公
下雞助之令三軍莫喻而楊脩知其意在
於退師上之人舉目搖足而天下已知其
旨矣聖天子即位五年于茲下求言之
詔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

之法謹聘召之禮而真才猶未出也天下
其真無才耶蓋天子之令天下有所必不
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願治如此
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
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搥鼓而
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
臣越識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
進而臺諫又宜搜其過以破壞其人也舊
德宿望朴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羣憎而
朋嫉之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亢動將相

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則排斥抑塞而死從殆盡也夫歡欣以致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猶懼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日猖狂勵一節行則日矯激作一事功則日生事而日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竒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之言與所好者之旨其真有不可欺也翫而不怪將遂成風是

風一成則治亂存亡之機將必在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謠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闕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巽然於秦故其祚短凜然於東漢故其國難拔廢然於魏晉故其國速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之聖人必有以默觀天下之風見

其發知其成，整其微，不待其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導其所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以成其才，而收其用。何謂導？導在好好，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逆探其好，而爭爲之趨，專迎其獨，而莫爲其它，使天下趨而不已，則雖捐肝腦，蹈鼎鑊，前者未既，而後者來。東漢之凜然者，夫固有導之者也。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摩，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

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爲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何也。仁祖之所好，獨在是也。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仁祖之所好矣，然分而不一，未久而移。今天下風變矣，變而之凜然，則幸也，而臣未見其凜然也，變而不反，喑喑默默，怙怙靡靡，此風一成，天下有急，不知誰爲之死，故臣不勝大懼。

人才下

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
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
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猶非后稷
而無歲無粟地非涓川而無地無行天之
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臣嘗聞之
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
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
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
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
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

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誠之世裕以出其
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
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險易而涉
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
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
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之故
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
之眩後無萬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此于如
伯夷誰不違於禍以嚮於福者天下之人
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

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禍則是亦者國之獲而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亦莫易於壞惟善用亦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以為成而不善用亦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奪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為之用無一人為之用其果無才耶便善用者起而承之濯摩勗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敬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

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爾今天下之無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右臣又從而序進其子

孫盡片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闕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有慶曆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己長告訐興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譬言如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不復為鑛 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見漢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以自平 光堯成之 陛下

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才干干然而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霍然分散為之一空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宿儒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 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 陛下之於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

人也。蓋曰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頌逐也。蓋有漸也。自以為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君子為同。則其諂不察。進而不與君子為異。則其諂不力。是故初賣之。終陷之。公孫洪之皆汲黯是也。小人欲逐君子也。不日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為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

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讒必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怍。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讒者。必有以不怍其言。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懼。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託是疾。以譖張說。是也。吁。讒人之于機。百竅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一而深言之。

惟陛下幸察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為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麒麟而不棄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歎也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校正

誠齋集

卷第八十七終

後了

